

小倉山房詩文集

冊
十

个世山居文集

小倉山房文集卷四

錢唐袁枚子才

左副都御史趙公墓誌銘

本朝以文學受知

今上者禮部尙書沈公德潛詹事府正詹張公鵬翀而外惟副都御史趙公公名大鯨字橫山別字學齋雍正二年進士入翰林楷法秀潤如鋪春雲詞賦修意修言得沈隱侯三易法入試內廷皆稱旨遷學士再遷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提督江西直隸學政典雲南湖南河南三省鄉試四校順天鄉會科以太夫人大耋乞歸五年卒年六十九葬仁和某原安人郁氏祔焉子二其次升官庶吉士公督學時遇諸生如弟子每校卷躬自點勘觀者相環拂衣觸几公勿禁曰取士易教士難使諸生觀吾所以取知吾所以教也衡文額額顏澀不展臥記某卷佳起再誦再加墨擢之如不及待旦者然性峭急無威儀送客輒走客前客或坐未起必問有餘語乎趣爲我言不然時憲事端可以行矣人有

誣諉不可者謝之已負諾責捫胸苦記必踐之而后食飲大中丞永貴公弟子也將撫浙來見公公問君往政將奚先曰劾貪吏公笑曰貪吏賊入己者勿劾也永愕然曰何謂也公曰賊入己而不分潤大府則大府久劾之矣不待君往也今巧宦全取之民而半致之上己潤其餘或且全致之上以遷其官是暗劫民財納己爵也不見捕盜者乎胥篋百萬有所私焉不敢目懾之其所勘詰禽獲以上計者皆竊鈇攘雞者也君將奚擇焉永再拜曰微先生無能言及此者敬聞命矣既抵浙延公萬松書院教諸生先是主教者面柔曲容濫竽公以爲設書院所以待高才生非養簞人子若不以才取而徒哀其窮故收之是恤孤非養士也於是申良拉枯無所聽請及見士又倨士大不悅飛言如兩公不爲動不數年所噓揚者異目視者九卿三司茂才高等均從窮約致顯貴紛然麟鳳羣翔而詬公者如秋蚊冬蠅漸滅殆盡或至今猶堙沉藍縷嗚呼公人倫之鑑果何如也枚未遇時袖文質公公奇賞之枚乞一授餐所公唯唯朝送公出暮聘已至卽今大宗伯嵇公家也公卒時太夫人年九十餘故遺表曰沐聖世

如春之澤小草長榮奉慈親垂暮之年反哺難遂誦者皆爲泣下

銘曰無亢不中無過不庸不惡不仁而曰好仁其所好者亦朦朧黜黷蹇蹇應龍斬曲樗扶青松此豈吾一人之爲而佻險者竟鶻鶻倖憊以相攻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吾見鏘金腰玉而拜華表者如萬壑之朝宗嗚呼雖余小子之不肖亦咨嗟涕洟而執筆以銘公

海州州同王君墓誌銘

君名發桂字香巖直隸正定人嶷嶷然有腹尺視正言徐面方如田好讀書交賢者以貢士補溧陽丞調上元遷海州州同攝碭山海州宿遷縣事再攝沭陽捧檄未到卒君雖左官無甚重任而鞠錄其躬視民不佻較尊官尤肅勤桃源災共事者三人以不謹聞而君獨課最巡海州村見種山芋者問之曰閩人也姓高名光裕君疑非山氓陽與語陰令捕者擒以俟未半月郟城符來屬去果劫盜也

天子南巡總督尹公委君治攝山君慮事量功洒澹如法尹公見君題句驚衙

官中有屈宋命羣公子和以光其所爲詩先是乾隆戊午君與予試京北同受知於大廷尉鄧遜齋先生乙酉六月先生入都過上元上元令李棠亦先生門下士三人者循環置酒爲先生壽先生爲當時薦香巖未售至今缺然而香巖如實拔己執弟子禮尤勤予私心竊愈賢之嗚呼誰知此一會也香巖竟從此訣矣卒年五十九其蒼頭某將葬君來徵予銘予不特誼無所讓且心服香巖賢謂必有瑰意奇行於法宜銘者問狀具否蒼頭跪呈一紙乃爵里刺數行今所謂履歷是也嘻知狀未具雖有班史之筆鑿空難書而況余又空山居寡所徵覈耶不得已捃摭梗概而忘之香巖有知其訾我也其鑒我也

銘曰官不副其賢壽不永其年死而不有其藏一錢吾欲銘而表諸阡而事又不得其全夫是以意滿口重而言殊不宣吁嗟乎苟有天其無泐此石上之鐫

光祿寺少卿楊公墓志銘

公諱秘楊姓字靜山奉天正黃旗人生有至性侍繼祖母疾衣不解帶至蝨緣領遊益敬十九歲知陝西兩當縣丁父憂再補直隸固安故事修永定河秋汎

畢工興永定道黃某役不平賈遲延及冬朝涉者數塚公憐之許日出後下鑷黃巡工遲民之來將笞督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其馬至凍溜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春陽光熏人公重裘尙縮瑟乃責袒肩者戴星來耶黃大恚適館張牒將劾公會撫軍安溪李文貞公過柳家口聞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固安民以爲大戚聞宛平吏來迎驚聚而逐之

聖祖獵水圍過固安老幼爭留公 上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奏

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 上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知固安縣事旋權

鄒平壽光諸城數縣有夏姓民競產享銀五千公却之諭卽以此金遺若弟夏

昆季泣於庭睦如初遷雲南曲靖府調麗江麗江故苗地中甸外控鶴劍內隣

妖徒羯獫寥狼屯雜一日隸爲編氓如開洪濛守土者噤齟不肯往公到爬梳

捐瘠俯順荒遺令口樹一本榆畝畜一溝水召土官爲典吏諸里魁以頭目充

除奴籍建文廟定婚葬禮頒尺籍伍符期年俗化風雨和甘倭錢寶布大行民

祀公於廟號第一太守祠先是民間有遇禾則易禾必見日之謠土官土人皆禾木兩姓而公名姓恰合亦異數也遷湖南糧道西安布政使署湖北巡撫沔陽地濱湖淤沉無常田與糧離稅法抗敝公手弓尺丈之按畝輸畝數無訛調撫四川奏減火耗改馬廠爲普濟堂墾田千四百畝登租貯穀養鰥寡老癯乾隆二年請撤河西七兒堡城垣忤旨罷官七年起用甘肅涼莊道尋遷光祿寺少卿以老休於家公豐碩善騎射用弓至十石聖祖時東宮侍衛德齡以廢太子故逃恃其勇泛海至青州官拘者擁役數十持械無敢前公往剡剡起屢忽抱其背屬之德抽刀公叱之刀落於手聖祖以爲日磾縛莽何羅不是過也涿州夜下鄉遇響馬盜方洶洶劫人公射之殺二人獲一人督糧湖南奉牒禽李鐵背刺魚大王公偵知竄入旗丁故閱岳州幫禽之案下至老神明不衰長孫魁官江寧公來就養騎上下山如飛年已八十四矣甲申十二月某日趺坐而逝公先娶李氏再娶黃氏俱誥封夫人子國棟官廣東韶州知府銘曰仁之徵壽也福之集厚也清畏人知指屋漏也勇而好禮伏不鬪也雲之

油油楚蜀覆也大耄南游神彌茂也望夏璫殷璜而增周邦之舊也厥聲隆隆
孫將又也天其以是鍾美於後也

江寧典史高君墓志銘

高氏世居鐵嶺爲鑲黃旗著姓一門印綬榮戟布列中外其官於南者文良公
其倬總督兩江相國公其位提督松江君爲兩公猶子初任吳塔司巡檢調江
寧典史五年而卒卒時年四十三於諸高氏子弟中官最卑祿最微壽最天然
邦之人聞君死自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丈夫女子靡不發胸擊心殷殷田田
若有所窮故何也君性沉厚雖不說學不踐迹而含舒憲章德正應和與人交
坦中而肅無賢不肖皆好之家無宛財戚里之貧者襁囊抱釜至君家而炊焉
故事游徼簿尉流外職也俯項供翼趨走於下風居是職者知無所表著輒不
自重怵以利無所不可爲君獨疑疑自立遇事必問於義當否雖享錢萬不妄
喝一筭大府記下可者諾不可者爭爭不得必委蛇魴魴於其身以濟之以故
死之日哀聲嗷嗷贈賻引費者接於衢嗟乎人器也官水也以君而爲尉猶

以五石之匏盛杯水也見之者皆知其不稱也雖然君不肯以不稱之故而自貶以稱之故一切庸力行務精心帖妥而恢恢之量乃愈不可以測窮然後知一命之士原可濟時爭物而祿位之不足以格人昭昭也世之榮貴炫赫千百倍於君者其相懸亦可覩矣然則雖以君之官之祿之年而見君家之諸勳臣諸侯伯子男於地下誠足以抗顏而無慚焉嗚呼其可銘也已君爲奉直大夫鑾儀衛治儀其僚公之子名慧字睿功行十一娶某氏子四人某俱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

銘曰有幹有體壓百僚底人以爲必起而竟已矣嗚呼此之謂有命無理振古如此莫諒天只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志銘

乾隆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安徽布政使李公卒於官江寧令袁枚入奠畢泣而言曰前年枚知江浦謁公於蘇公召入已二鼓與語卽視偉枚今年枚知金陵公來作承宣司彼此舍然喜有無窮言未竟公竟委化枚無以報今將歸葬願

請狀以爲公銘其幕府蔡西樵曰公年五十有五不自意死呂夫人第三娶也
長子某試禮部未歸其季幼奴多村氓賓客輩暫從公遊無能知公者公誠懇
其行事坦坦而肅章奏文集成輒削藁諸善狀不能記憶但遠近見者莫不額
手曰李公真君子也請略舉其概而紀存之枚曰唯唯謹按公諱學裕號餘三
世居洛陽縣以雍正五年進士入翰林累官御史巡道按察蘇州遷安徽布政
使而卒巡京畿時唐山令某奪僧舍爲民房

世宗怒幾不測公奏書生毀佛愚無大罪令竟免故事巡城者遇事動咨刑部
延累至歲餘公停車決遣獄無滯留捕博具數十麓曰貪紀錄而置民於軍吾
不忍也杖犯者使去碎其具於庭石爲之凹後過者猶指笑曰此李公撻骰子
處也出使安南披一品服登王正殿宣聖諭畢乃坐述朝廷柔遠之意公
儀觀既偉音節鏗然其王嗣黎維祐俯伏受命夷言嘆好使臣者數萬人蜀土
司大小金川閩公爲建昌道輕車往撫入密箐中天日隱黑猺裸梟目鳥語挾
雪刃喉向公公短後衣坐地召其渠帥賜酒食命譯者曉以大義羣猺翕然喜

折樹枝爲公策馬歸城乾隆七年淮徐災篳糧者衆有司以盜聞公曰此飢民非盜也獄具所活數百十人夜閱秋審冊專意平反燭燼數升僮臥鞠鞠甚酣而公竟申旦卒以此致病理安徽災振尤勞遂不起嗚呼公急於活人而忘所以自活使公稍自愛官必不如是止所活人亦必不如是止而卒之公不活命耶其自致耶人不能受公之活亦人之命耶其轉累公耶雖然其自致也其人累也乃其所以可銘也

銘曰不蔽邦成俛焉日有孜孜而力不支至於負茲死民之思乃卜澗水西瀝水東而坎其中以爲公宮嗚呼其裡祀於無窮

霍邱縣知縣龔君墓志銘

姚思廉作梁書撰止足傳爲前史所未有蓋以周易進退存亡之正能其德者之難也故天監至泰清四十餘年而傳中所載祇顧憲之等三人而已吾於今得一人焉曰潁江先生先生宰霍邱年未七十遽投劾歸畫戶限居堂無屢聲者十有五年乃卒嘻古之人有臥車上三十六年不履地者有坐木榻五十餘

年所當膝處俱穿者其定力足矜矣然彼皆艱貞蒙難忍而制焉非得已也若夫優游昇平投簪邱園而亦復刻勵如是則固其性之所甘而非詭衆博名孔子曰仁者靜庶幾近之似又加止足者一等矣然先生法施於民有可紀者先生以雍正舉人爲金山場大使海濱漲沙居民與竈戶利之牽持洵洵先生至曰塘內民也塘外竈也沙在塘外民何爭訟者噤口去霍邱俗悍家畜兵刃先生示禁投繳者如雲性篤風義館戶部郎洪文瀾家洪以事頌繫先生經紀其家愈謹洪事雪後泣拜再謝先生歸後常自言有五樂而人亦言先生有三事五樂者弄孫栽花靜攝與故人話舊自問無愧怍三事者看書飲酒小眠夫人王氏與先生同志雅跼相對如嚴賓然長先生一歲以戊子九月七日開九秩觴明年己丑正月十三日卒先生以己丑九月一日開九秩觴今年庚寅正月十三日卒壽算死期隱相符合亦異數也以某月日合葬於石潭之原先生姓龔諱鏡字穎江江寧人子元超次元芳俱以文世其家

銘曰貌瞿瞿古其眉鬚以嬉於庭衢君子人歟而今亡矣吁

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志銘

公諱寶璩字泰舒世居徽州以理學世其家祀文廟者七人父賡雲教授婁縣因家焉公生十五歲賦牡丹句驚其坐人年三十舉於鄉有同試禮部者託公賁文書至京奴愆於期公憮然曰以我故致渠不與試吾義不獨試也袖筆出考授中書隨大學士查郎阿度地塞外登醫無閭至黑龍江畢臘再至登爾者庫入烏蘇凡半年行二萬二千里艾殺棘刺蓬蒿觸抵豺虎茹乾餒啖雪盡得其險要阨塞乃還時乾隆六年也查公以陽城馬周薦御試第一擢福建道監察御史遷順天府丞督學政十三年從經略傅公征大金川時蜀中軍書旁午瘴厲毒淫大赦納凹等山馬契需不度公非屢徒步繩索相引嫠跼勃窣不納勺飲或三晝夜一食乃得至屯營處賊方張碉樓天接矢石夾兩耳下公簪筆畫策削牘作奏動合機宜卒佐經略降其酋凱旋

天子親斟金杯賜公酒海內以爲榮以軍功遷順天尹加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撫湖南山西再調江西鄱陽湖多盜公立編舡法責文武督治盜遂息其年江

浙米翔貴公禁遏糴者西粟方舡而下南民賴焉調撫河南陳汝等州大水

天子詔公與侍郎裘曰修分疏水利開河六十七道計二千五百里繪溝支幹
派圖記修濬丈尺若干勒諸石功成加太子少傅調江西未抵任而河南又災
天子亟追公還會同大學士劉統勳塞楊橋口築堤公慮水去而沙停乘賈魯
惠濟諸河沖決處刷宣浮淤俾無梗滯俄而黃流平田皆涸出卽給麥種設棚
廬教之耕耨果汙邪滿車民蘇彫刼十六年扈

蹕南巡河南姦民誣人謀逆

詞連百人公馳驛夜鞫片言燭奸誅客訴者民皆懽呼性謙謹鞠躬躬然雖
監門廝養尤益敬與鈞然權要鴟張不爲動爲詩文立就不加點竄尤善騎能
日行三四百里某太史以善騎夸公約至朝各駛馬去某狂奔盡氣入內閣不
見公方竊喜自負而公自內出已批勅數行矣奉 命祭南嶽還松江上冢知
府蔡長澧驚曰吾守此數年不知有八座某也來謁則蓬蓽數椽乃嘆息去公
感 上恩厚年已七十猶刺閩判事極翦篲之勤眸子清碧能白日視鬼神臨

卒諸屬吏來受遺言公手指南汝道陳公坐曰避河神陳爲悚然歸竟病三日

先是教授公官宣城居正學書院院有王文成公祠生公之夕夢文成手一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吾鄉乾隆十六年天子駐會稽命公賁金軸御祭王文成讀祝堂下方知前夢之徵也子某葬某

銘曰雖居句如折矩雖飲甘如茹苦能談笑折樽俎能遺虵歷險阻行而供翼坐而俯九命而車上不舞彼何人君子以爲古

徵士程綿莊墓志銘

有清徵士綿莊先生以乾隆丁亥三月二十三日啓手足於白門之如意橋將葬其同徵友袁枚爲志其墓曰六經之道如帝都然仰而朝宗者舟颿馬車各以其具行要其能至已耳惟力之至大者乃卓然獨往而無所附依或張市禁而申之曰必取庸於某某而後可嘻其惑矣吾友綿莊深於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能至者也其初博存百家宣究其意已而貫穿合併精思詣微著易詩書三禮魯論的的然言其所言非先儒所言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有墨守漢學者爲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

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言如此其著述可知先生名廷祚字啓生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弱冠舉茂才屢闕於有司遂棄科舉專治經一切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元元本本識其大者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爲之肅乾隆元年

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徵窮經耆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詔天下聞之不喜先生得薦喜薦者得先生然先生疑疑自立足絕公卿門雖兩如京師卒不遇乘舁棧歸余同試保和殿通數語已而官白下相與爲忘年交得謝後買山隨園所居宅相鄰益親每讀書疑必質先生先生有所作必袖來或遣蒼頭索跋語人疑兩人異好尙胡爲交頗驩因念唐時韓柳治文章殷陸治經所學不同而韓柳集中折服乃爾況余不及韓柳而先生遠過殷陸則余之降心以從者宜也然先生誠何所矜而殷殷於余耶豈不以孤奏咸池之音肯一過聽者已難得耶又豈不以年已頽暮荷道甚重不得不擇一後死者望其能張而傳之耶嗚呼今遺墨尙存先生不可復見而余亦將老矣淮安有先生族孫魚門恢奇